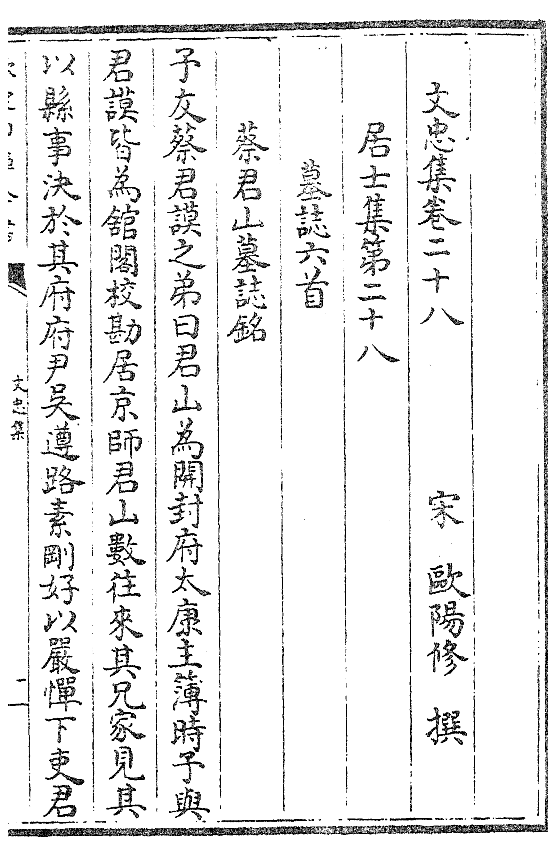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集部



文忠集卷二十八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二十八

墓誌六首

蔡君山墓誌銘

予友蔡君謨之弟曰君山為開封府太康主簿時予與君謨皆為館閣校勘居京師君山數往來其兄家見其以縣事決於其府府尹吳遵路素剛好以嚴憚下吏君

山年少位卑能不懾屈而得盡其事之詳吳公獨喜以君山為能予始知君山敏於為吏而未知其他也明年君謨南歸拜其親夏京師大疫君山以疾卒於縣其妻程氏一男二女皆幼縣之人哀其貧以錢二百千為其賻程氏泣曰吾家素以廉為吏不可以此污吾夫拒而不受於是又知君山能以惠愛其縣人而以廉化其妻妾也君山間嘗語予曰天子以六科策天下士而學者以記問應對為事非古取士之意也吾獨不然乃晝夜

自昔為學及其亡也君謨發其遺稿得十數萬言皆當世之務其後踰年天子與大臣講天下利害為條目其所改更於君山之稿十得其五六於是又知君山果天下之竒材也君山景祐中舉進士初為長谿縣尉縣媪二子漁於海而亡媪指某氏為仇告縣捕賊縣吏難之皆曰海有風波豈知其不水死乎且雖果為仇所殺若屍不得則於法不可理君山獨曰媪色有寃吾不可不為理隂乃察仇家得其迹與媪約曰吾與汝宿海上期

十日不得屍則爲媪受捕賊之責凡宿七日海水潮二屍浮而至驗之皆殺也乃捕仇家伏法民有夫婦偕出而盜殺其守舍子者君山亟名里民畢會環坐而熟視之指一人曰此殺人者也訊之果伏衆莫知其以何術得也長谿至今喜道君山事多如此曰前史所載能吏號如神明不過此也自天子與大臣條天下事而屢下擧吏之法尤欲官無大小必得其材方求天下能吏而君山死矣此可爲痛惜者也君山諱高享年二十有八

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今年君諆又歸迎其親自太康取其柩以歸將以某年某月某日塟於某所且謂余曰吾兄弟始去其親而來京師欲以仕宦爲親榮今幸還家吾弟獨以柩歸甚矣老者之愛其子也何以塞吾親之悲子能爲我銘君山乎乃爲之銘曰

嗚呼吾聞仁義之行於天下也可使父不哭子老不哭幼嗟夫君山不得其壽父母七十扶行送柩退之有言死孰爲天子墓子銘其傳不朽庶幾以此慰其父母

黄夢升墓誌銘

予友黄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曾祖諱元吉祖諱某父諱中雅皆不仕黄氏世為江南大族自其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以招（一有延字）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豪余少家隨（一有州字）夢升從其兄茂宗官于隨余為童子（一作予時為童子無下四字）立諸兄側見夢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心已獨奇夢升（一作已能知夢升為可奇矣）後七（一作

八九年予與夢升皆舉進士於京師夢升得丙科初任興國軍永興主簿怏怏不得志以疾（一有辭字）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時予（一作予時）謫夷陵令遇之於江陵夢升顏色憔悴初不可識久而握手噓𪢮相飲（一作勞）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噱（一作自若）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尚在也後二年予徙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於鄧間常問其平生所爲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歎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一有乃字）我羞

道於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一有大字）笑曰子知我者（一作獨子知我）乃肯出其文讀之（一無二字）博辯雄偉其（一無此字）意氣奔放猶（一有若字）不可禦予又益悲夢升志雖困而獨其（一無二字）文章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出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以（一本改欲以字為將）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俗吏（一作庸人）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苟合負其所有常怏怏無所施（一作憤憤無所發）卒以不得志死于南陽夢

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四十有六其平生所為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三十卷娶潘氏生四（一作其娶温氏生三）男二女將以慶歷四年某月某日葬於董坊之先塋（一作葬于先塋之側）其弟渭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孰可為其銘子素悲夢升者因為之銘曰

予嘗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詞曰子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闃然滅泯未嘗不諷誦歎惜而不

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庠不震不驚欝塞埋藏孰與一作子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咎徒為夢升而悲

大理寺丞狄君墓誌銘

距長沙縣西三十里新陽鄉梅溪村一作距某縣東南若干里某原有墓曰狄君之墓者逥予所記一作紀穀城孔子廟碑所謂狄君棐者也始君居穀城有善政嘗已見於余文及其亡也其子遵誼泣而請曰願卒其詳而銘之以終先君死生之賜烏虖予哀狄君者其壽止於五十有六其官

止於一鄉丞蓋其生也以不知於世而止於是若其歿而又無傳則後世遂將泯沒而為善者何以勸焉此予之所欲銘也君字仲莊世為長沙人幼孤事母鄉里稱其孝好（一作力）學自立年四十始用其兄棐蔭補英州真陽主簿再調安州應城尉能使其縣終君之去無一人為盜薦者稱其材任治民乃遷穀城令漢旁之民惟鄧穀為富縣尚書銓吏常邀厚賂以售貪令故省中私語（一有鄧穀二字）以一二數之惜為奇貨而二邑之民未嘗得廉

吏其豪滑習以賕賄汙令而爲自恣至君一切以法繩之姦民大吏不便君之政者往往詐於其上雖按覆率不能奪君所爲其州所下文符有不如理必輒封還州吏亦切齒求君過失不可得君益不爲之屈其後民有訟田而君誤斷者訴之君坐被劾已而縣籍强壯爲兵有告訟田之民隱丁以規避者君笑曰是嘗訴我者彼冤民能自伸此令一有養民之所欲也吾豈挾此而報以罪耶因置之不問縣民繇是知君爲愛我是歲西北初用

兵州縣既大籍強壯而訛言相驚一作警云當驅以備邉縣民數萬聚邑中會秋大雨霖米踴貴絶糴君發常平粟賑之有司劾君擅發倉廩君即具伏事聞朝廷亦原之又為其民正其稅籍之失而吏得歲免破産之患逾年政大洽乃修孔子廟作禮器與其邑人春秋釋奠而興于學時予為乾德令嘗至其縣與其民言皆曰吾邑不幸有生而未識廉吏者而長老之民所記纔一人而繼之者今君也問其一人者曰張及也推及之歲至於

君蓋三十餘年是為一世矣嗚呼使民更一世而始得一良令吏其可不慎擇乎君其可不惜其沒乎其政之最善者可遺而不録乎君用穀城之績遷大理寺丞知新州至則丁母夫人鄭氏憂服除赴京師道病卒於宿州實慶歷五年七月二十四日也曾祖諱崇譙連州桂陽令祖諱文蔚全州清湘令父諱杞不仕君娶滎陽鄭氏生子男二人導誼導徵皆舉進士（一無四字）女四人長適進士胡純臣其三尚幼其（一無其字）銘曰

强而仕古之道終中壽不爲夭善在人宜有後銘於石著不朽

薛質夫墓誌銘

故大理寺丞薛君直孺字質夫資政殿學士贈禮部尚書簡肅公之子母曰金城一有郡字夫人趙氏質夫生四歲爲殿直公爲叅知政事拜大理評事遷將作監丞景祐元年公薨天子推恩於其孤拜大理寺丞公以忠直剛毅顯于當世質夫爲名臣子能純儉謹飭好學自立以

世其家公葬絳州質夫自京師杖而行哭至於絳州行路之人皆哀嗟之質夫少多病後公六年以卒享年二十有四初娶向氏某人之孫某人之女再娶王氏某人之孫某人之女皆無子嗚呼簡肅公之世於斯而絶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此為舜娶妻而言耳非萬世之通論也不娶而無後罪之大者可也娶而無子與夫不幸短命未及有子而死以正者其人可以哀不可以為罪也故曰孟子之言非通論為舜而言可也質夫再

娶皆無子不幸短命而疾病以死其可哀也非其罪也自古賢一作聖人君子未必皆有後其功德名譽垂世而不朽者非皆因其子孫而傳也伊尹周公孔子顏回之道著於萬世非其家世之能獨傳乃天下之所傳也有子能如舜而瞽不得為善人卒為頑父是為惡者有後而無益為善雖無後而不朽然則為善者可以不懈為簡肅公者可以無憾也使簡肅公無憾質夫無罪全其身終其壽考以從其先君於地下復何道哉其娶簡肅

公之女質夫之妹也常哀質夫之賢而不幸傷簡肅公之絶世閔金城夫人之老而孤故為斯言庶幾以慰其存亡者已悲夫銘曰

死而有祀四世之間死而不朽萬世之傳簡肅之徳質夫之賢雖其閟矣久也其存

隴城縣令贈太常博士呂君墓誌銘

君一本上有呂字諱士元字佐堯江寧人也咸平二年舉明經為潭州醴陵尉廬州司理叅軍寧州彭原廣州四會縣

令又為湖州司理泗州録事參軍吉州太和秦州隴城縣令以疾卒於官享年六十有五娶閻氏生子四人曰淵曰溱曰淙曰淇閻氏年七十三後君十五年以卒子淙後其母三月卒以慶歴八年十二月二十日以閻氏之喪合葬於揚州江都縣東興鄉馬坊村先塋之次君為人剛介有節長於為政醴陵太和皆大邑民喜鬬訟往往因事中吏以法吏多不免而君日與長吏爭曲直下為邑民伺候終無毫髮過失可得而民卒愛思之

四會近海俗雜蠻夷君尤知其人之利害事所經決後有欲輒改更者民必自言于廷曰此吕君所決豈可動耶後人亦莫能改也君仕三十餘年以一縣令之禄衣食其族四十餘口雖薄而必均夫人閻氏尤能為勤儉子淵溱皆舉進士溱有賢材以文學選中第一今淵為秘書丞溱著作郎直集賢院以溱官得封贈君太常博士母夫人封天長縣太君嗚呼吕君官雖卑惠於其民足以為政禄雖薄周於其族足以為仁身雖不顯而有

子以大其門足以彰為善之効君之皇祖諱裕贈兵一作工部尚書皇考諱文膺官至太子左贊善大夫自宋興百年間呂姓之族五顯于世君之叔父刑部侍郎集賢院學士文仲實為先朝名臣而今君有賢子又將顯呂氏之族於後於其塋也是宜銘以誌其銘一作墓曰

善無不報報不必同或在其後或及其躬積久發遲逈一作愈逺彌昌如其不信考此銘章

尹師魯墓誌銘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髙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逹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為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強記通知今古一作古今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為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一無此字勇於敢為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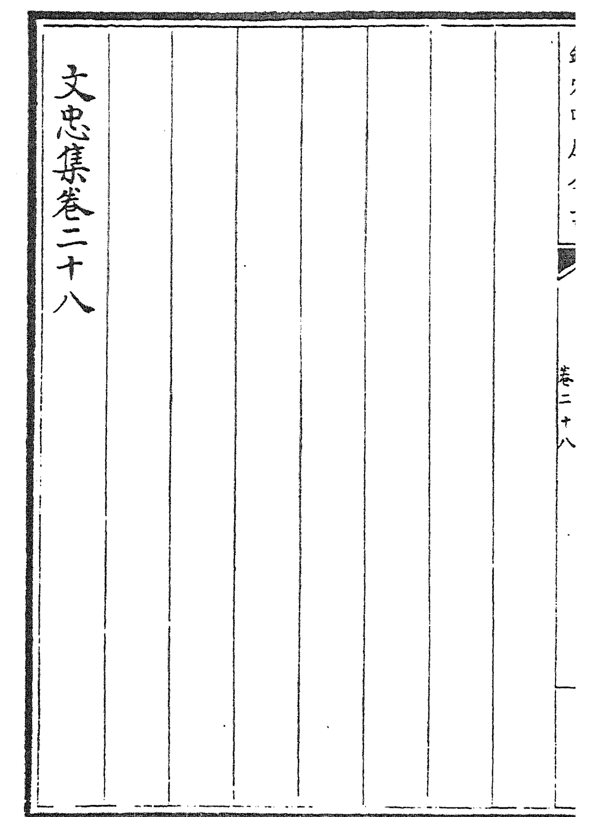
死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為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户
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
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
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
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税又
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
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為經畧判官師魯雖
用懷敏辟而尤為經畧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

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畧部署坐城水洛與邊臣（一作將）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為政有恵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為叙燕息戍二篇行于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閒故其論議益（一作亦）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為兵制之説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土兵代戍卒以減邊

用爲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爲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一作木）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一作訟師魯自盜）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舁至南陽求醫疾革隱（一作憑）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氏某縣君有兄源字

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三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於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一作近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次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曰

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文忠集卷二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録監生臣蔣維堅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二十九至三十一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文忠集卷二十九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二十九

墓誌六首

尚書主客郎中劉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立之字斯立姓劉氏吉州臨江人也曾祖諱逵祖諱璵當五代時避亂皆不仕父諱式官至尚書工部員外郎掌三司磨勘十餘年能其職世以其官名其家君

少孤能自立舉進士為福州連江尉睦州青溪主簿宣州南陵令改大理寺丞知婺州金華縣太子中舍知梓州中江縣通判瀘州瀘州接西南夷常用武人為守而夷數怨叛議者以謂武人不習夷情以生患宜得能吏通判州事君始以才選至則為明約束止侵欺曰必使信自我始夷人安之凡君之所更立至今用一作因以為法而夷亦至今不叛通判常州知高郵軍累遷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員外郎知潤州皆有能政以能

選為提點福建路刑獄察獄之冤死者奏黜知泉州蘇壽與其通判張太沖福建七州皆震悚一作慄御史考其課為天下第一遷司勳員外郎開封府判官荆湖北路轉運使坐舉官免杜衍李若谷范仲淹等皆言方天下多事時一作方今天下多事如劉某者不宜久居於家一作外乃復起為比部員外郎知漣水軍言事者以謂自元昊反一方用兵而天下之民斂財紐於上而盜起於下然州縣吏猶習故態茍簡弛壞一作漫如無事時於是大選轉運

使以按察諸路君以選爲荆湖北路轉運使他路繩吏或過急而被按劾者多不服君所舉察簡而其一作賢否無不當是時廣西湖南夔陜諸蠻皆叛亂君所部下溪辰州彭氏蠻亦折誓柱招集亡命移書州縣州縣使人往者一無者字輒囚辱侮慢一作侮慢辱囚辰鼎灃一作鼎灃辰三州守吏皆言蠻叛有迹請加兵詔書問君君曰蠻道辰溪落鶴水悍激可下不可上其必不敢輒出而辰州土丁勝兵者三萬人宜積粟利兵爲備而已因言蠻類雖人宜

鳥獸畜其小嘲啾拉觸驅而逺之耳若必擾伏制從至
戾其性則譟呼咆虓駭起而奔哭乃欲力追而捕之則
散漫山林我獘而彼逸凡湖廣之患皆如此也天子以
其言然下三州毋得妄動一聽君所爲而蠻亦卒無事
復爲司勳員外郎判三司度支句院改鹽鐵判官假太
常少卿接伴契丹使者遂送之明年遂使于契丹還言
澶魏築河堤非其時必難成雖成必決不如因其所趣
而導之利後河果決商胡君仕宦四十年不營産業自

復為司勲員外郎遂不復求磨勘凡三遷皆為知者所薦為人沉敏少言笑與人寡合而喜薦士士由君薦者多為聞人天章閣待制杜杞田瑜是也轉運鹽鐵皆掌財賦而君常以民為先其調率有可免免之其不得已(一有費字)必為處畫使吏不能因緣而民不重費(一作用)其守官不為勢牽(一作奪)不為利奪(一作牽)為青溪主簿時知州事李階通判朱正辭者皆(一有世字)號强吏喜負其能以折辱下士士皆承望奔走不暇獨君數以事爭而二人者

常輒屈其始皆怒後卒歎服共薦之其通判瀘州州有鹽井蜀大姓王蒙正請歲倍輸以自占蒙正與莊獻明肅（一有皇字）太后連姻轉運使等皆不敢與奪君曰倍輸於國家猶秋毫耳奈何使貧民失業遂執不與鄂州官歲市茶五百（一作十）萬斤君為轉運使時三司請益（一無益字）市一百萬君上言曰鄂人利茶以為生今官市之多反以茶為病縱不能減奈何增之天子為君許寬一年君曰事苟可行何必一年如其不可雖寛十年不可也爭之

不已後卒為君罷之君在鹽鐵次當舉官掌某事一作某人為三司使欲用其私人以空名狀請君署君不肯署而求舉者姓名三司使不悅卒命他判官舉之其後三司使竟坐所舉罷慶歷八年五月遷主客郎中益州路轉運使其年十一月七日卒于官享年六十有四夫人臨沂縣君王氏贈尚書右僕射礪之女先君若干年卒五子元卿真卿亦早亡敞今為大理評事攽鳳翔府推官皆賢而有文章放太廟齋郎尚幼四女三適人一尚幼

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劉氏顯晦以時亂治有聲王朝自君再世惟德之貽是將久大昌知其然君實有子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慶歴八年春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年六十有九告老即以工部侍郎致仕歸于常州其行也天子名見宴勞賜以不拜公卿大夫咸出餞于東門瞻望咨嗟相與言曰楊公歸哉於公計為可榮於國家計為可

惜其明年九月十三日公疾草出其兵論一篇示其子忱慥而授以言曰一有臣聞二字臣子雖死不敢忘其君父者天下之至恩大義也今臣偕不幸猶以垂閉之口言天下莫大之憂為陛下無窮之慮者其事有五以畢臣志死無所恨惟陛下用臣言不必哀臣死也言訖而卒不及其私忱慥以其語并其兵論以聞天子震悼顧有司問可以寵公者有司舉故事以對天子曰此何足以慰吾思乃詔特贈公兵部侍郎公少師事种放學問為文

章長於議論好讀兵書知古兵法以謂士不兼文武不足任大事當四方無事時數上書言邊事後二十餘年元昊叛河西契丹舉衆違約三邊皆警天下獘於兵公於此時耗精疲神日夜思慮創作兵車陣圖刀楯之屬皆有法天子以步卒五百如公之法試於庭以爲可用而世多非其刀楯修嘗奉使河東得邊將王吉言元昊出兎毛川爲吉所敗者用楊公刀一有楯也蓋世未嘗用其術爾然公素剛一作剛直少合而議者不一故不得盡用

其言夏竦經畧陜西請益置土兵公言竦據內地無破
賊之謀而坐請益兵蓋虞敗事則欲以兵少為解竦復
論公不忠沮計公不能忍以語詆之其後三路農民壯
者咸墨為兵公又言兵在精不在衆衆而不練則不整
而易敗困國而難攻時自將相大臣議者皆務多兵獨
公之論能如此劉平兵敗元昊圍延州甚急而救兵不
至公在河中乃僞為書馳告延州救兵十萬至矣因命
旁郡縣具芻粮什器如其數以俟已而元昊亦解去後

公守并州即詔公為并代麟府路經畧安撫招討等使兼兵馬都部署公執勅告其羣吏曰天子用我矣然任其事必圖其効欲責其効必盡其方乃列六事以請曰能用臣言則受命不然則已朝廷難之公論不已坐是徙知邢州公志之不就皆此類也公嘗為御史章獻太后兄子劉從德為團練使以卒其門人親戚厮養用從德拜官爵者數十人馬季良以劉氏壻為龍圖閣直學士公上書言漢呂太后王禄產欲彊其族而反以覆宗

唐武三思楊國忠之禍不獨其身竟亡其國太后大怒貶監舒州酒稅居二歲復召為御史言事愈切公祥符元年進士及第以上書言事眞宗奇之召試不赴拜著作佐郎累官至工部侍郎為天章閣待制龍圖閣樞密直學士遂侍講於翰林嘗為審刑院詳議官知淮陽江陰軍三司度支判官知御史雜事判吏部流內銓三司度支副使河北河東都轉運使知河中府陝并邢杭滄五州所至皆有能績（一作稱）為人廉潔（一作平）剛直少屈而

難犯其仁心愛物至其有所能容人多所不及也公一有諱偕二字字次公曾祖諱偉祖諱某父諱守慶初娶張氏又娶李氏又娶李氏一無此八字又娶王氏太原郡君一有六孫景畧景亮景謨景道景直景彥十四字直一作宣公卒之明年秋其子忱以其喪歸於河南又明年二月十七日葬於洛陽縣宣武管平洛鄉之先塋公有文集十卷兵書十五卷讀其書可以見公之志考其始終之節可以知公之心嗚呼可謂忠矣修為諫官時嘗與公爭議一作言于朝者而且未嘗識

公也及其葬也其子不以銘屬於他人而以屬修者豈以修言為可信也與然則銘之其可不信銘曰

遠矣揚氏有來其一作其來有始赤泉侯功與漢俱起震官太尉四世以公於陵正直僕射于唐師復理鄉振左拾遺文蔚䕶嘉其後益衰避亂中州曾祖始一作遷南祖屈偽邦令于烏江又適南粤皇考是生晦顥一作顥晦有時發於皇明在考司馬始仕坊州遂家中一作內部道德之優司馬四子惟公克大非徒大之將又長之世有官族孰

無繫譜或絕於微或亡其序不絕不亡由屢有人誰如楊氏愈久而蕃次第（一作後嗣）弗迷昭穆緜連公其歸此（一作乎）安千萬年

供備庫副使楊君墓誌銘

君諱琪字寶臣姓楊氏麟州新秦人也新秦近胡以戰射為俗而楊氏世以武力雄其一方其曾祖諱弘信為州刺史祖諱重勳又為防禦使太祖時為置建寧軍於麟州以重勳為留後後名以為宿州刺史保靜軍節度

使卒贈侍中父諱光辰以西鎮供奉官監麟州兵馬卒於官君其長子也君之伯祖繼業太宗時為雲州觀察使與契丹戰殁贈太師中書令繼業有子延昭真宗時為莫州防禦使父子皆為名將其智勇號稱無敵至今天下之士至於里兒野豎皆能道之君生於將家世以武顯而獨好儒學讀書史為人材敏謙謹沈厚意恬如也初以父卒於邊補殿侍後用其從父延昭任為三班奉職累官至供備庫副使階銀青光禄大夫爵原武伯

李溥為發運使以峻法繩下吏凡溥所按行吏皆先戒以備而溥至多不免其黜廢者數百人其聞溥來輒惶懼自失至有投水死者君時年最少為奉職監大通堰去溥治所尤近溥嘗夜挐輕舟猝至按其文簿視其職事如素戒以備者溥稱其才君所歷官無不稱職其後同提點河東京西淮南三路刑獄公事君歎曰吾本武人豈足以知士大夫哉然其職得以薦士亦吾志也其所舉者二百餘人往往為世聞人嘗坐所舉一人罰金

君喜曰古人拔士十或得五而吾所薦者多矣其失者一而已君少喪父事其母韓夫人以孝聞後以恩贈其（一無此字）父左驍衛將軍母夫人南陽縣太君初娶慕容氏又娶李氏有子曰畋賢而有文武才今為尚書屯田員外郎直史館君以皇祐二年六月壬戌卒于淮南年七十有一皇祐三年十月甲申畋以其喪合慕容氏之喪葬于河南洛陽杜澤原銘曰

揚世初徵自河西彎弓馳馬耀（一作躍）邊陲桓桓侍中國

屏毗太師防禦傑然奇名聲累世在羌夷時平文勝武

力良温温供備樂有儀好賢舉善利豈私愷悌君子神

所宜康寧壽考順全歸有畋爲子後可知

太子中舍王君墓誌銘

王君之皇考曰贈衛尉少卿諱某皇妣曰南充縣太君

胥氏皇祖諱某皇曾祖諱某君諱汲字師顥娶胡氏一有

日安定縣君子男三人女五人男曰尚恭尚喆尚辭初字

天聖明道之間余爲西京留守推官時王君寓家河南

其二子始習業國子監日從諸生請學於予較其藝常爲諸生先而尚恭尤謹飭儼然有儒者法度予固奇王君之有是子也以故與君游而君性簡質重然諾臨事而敏與之游者必愛其爲人其後二子果皆以進士中第予亦罷去不復遇王君且七年矣而尚恭來請曰不幸吾先人之亡將以今年某月甲子葬于河南某縣某鄉之某原宜得銘于石以誌諸後世一有予嘗嘉尚恭而從王君遊十字乃爲次其世而作銘以遺之云

惟王氏之先長安萬年四代之祖刺史壁州遭巢猾唐得果而留卒葬西充為鄉壁公王孟有蜀或家或禄三世不遷自君東還始家河南廣文之生舉三不中任仕以兄主簿之甲試原武密晉城是令政專自出令政有稱遷理之丞藍田戸雒三邑皆聞壽五十九終中舍人在雒逢飢餔粟不殍褒功勸吏天子有詔雒人染瘽觡之不避以死勤民在法宜祀刻詩同藏惟世之揚

尚書工部郎中歐陽公墓誌銘

歐陽氏世為廬陵人廬陵於五代時屬偽吳故歐陽氏在五代無聞者淳化三年修仲父府君始以進士中乙科一作太宗時修仲父府君始以進士中淳化三年乙科其後為御史有能名真宗嘗自擇御史府君以秘書丞一有名字見見者數人皆進自稱薦惟恐不用府君獨立墀下無所說一作無言明一作翌日拜監察御史中丞王嗣宗指曰是獨立墀下者真御史也一有會字絳州守齊化基犯法制劾其事化基嗣宗素所惡者諷之欲使蔓其獄府君一有遽拒二字曰如詔一作如制所劾

而已嗣宗怒及獄上奏用他吏覆之一有他吏二字索其家得一有金銀二字銅罌十數府君坐鞫獄不盡免官明年復得御史監蘄州稅又明年遷殿中侍御史左巡使居二歲奏事殿中真宗識之勞曰御史久矣亦勞乎問何所欲府君謝不任一作稱職而已後數日真宗語宰相與轉運使宰相疑其有求而不先白已對以員無闕復使與一大郡宰相召至中書問御史家何在欲郡孰為便對曰無不便宰相怒與海州又移睦州天禧元年入遷侍御史

二年出知泗州先是京師歲旱有浮屠人斷（一作有僧其者用浮屠術斷一）臂禱雨官為起寺於（一有淮上二字）龜山自京師王公大臣皆禮下之其勢傾動（一無動字）四方又誘民男女投淮水死曰佛之法用此得大利而愚民歲死淮水者幾百（一作常數十）人至其臨溺時用其徒倡呼前後擁之以入至有自悔欲走者（一無者字）叫號不得免（一作而叫號不得免者）府君聞之驚（一作大駭）曰害有大（一作甚）於此耶盡捕其徒詰其姦民誅數（一作十餘）人遣還鄉里者數百人遂（一作而）毀其寺入轉尚

書司封員外郎三司户部判官六年為廣南東路轉運使前為使者以市舶物代俸錢其利三倍府君歎曰一作嶺南舊以市舶司物代轉運使俸錢其利三倍前為使者相襲久而不變府君至則歎曰利豈吾欲耶使直以錢為俸今上即位就轉工部郎中秩滿以一艇舟還無一海上物歸朝賜金紫為兩浙路轉運使以足疾求知江州天聖四年又求分司未得命以某年二月某日卒於江州之廨享年六十有八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所曾祖諱某祖諱某偽唐吉州軍事判官父諱

其偽唐屯田員外郎娶朱氏封金壇縣君先府君以卒嗣子登一有今字為右侍禁武昌巡檢女二人長適其次未嫁府君諱戴字則之性方直嚴謹一有美儀容治身儉薄簡言語為政務清淨平居斂色而一作常正衣獨坐如對大賓終日不少懈一作色不少弛人用憚之薦舉下吏人未嘗一作不之知後有知者來謝皆拒不納所至官舍未嘗窺園圃至果爛墮地家人無敢取者其清如此銘曰

唐應盜猖土裂一作食有一四方鍾氏於洪入一作八州自王

傳死子時敗臣於揚自梁迄周廬陵偽邦歐陽是家世以不章一作彰違命之侯廬陵王土歐陽有聞始我仲父以貢中科來者繼武仲父之材御史其能廉清恭儉直躬以行銘以藏之子孫之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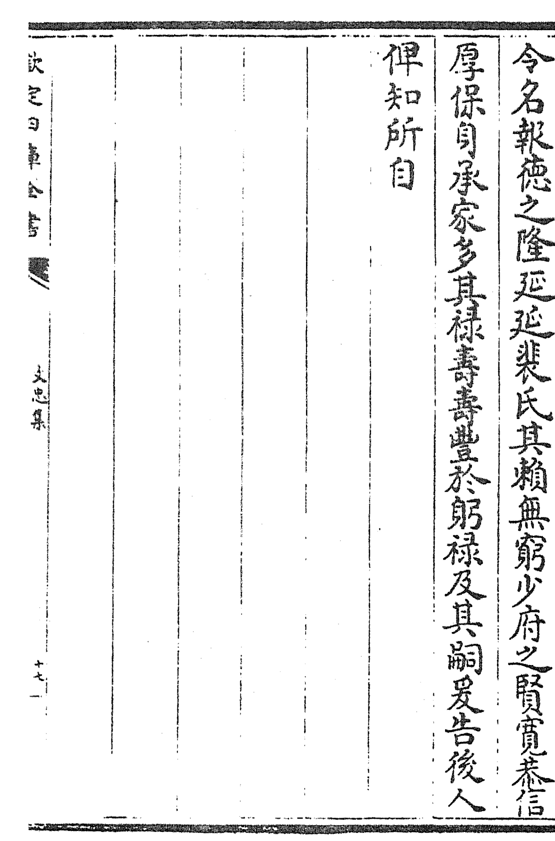
少府監分司西京裴公墓誌銘

君諱德裕一作谷字某姓裴氏河中萬泉人也其九世祖耀卿為唐名臣曾祖諱某祖諱某贈左千牛衛大將軍父諱濟以智勇事太宗皇帝從李繼隆擊契丹於唐河屢

立戰功守鎮定十餘年威恵著於北邉咸平中李繼遷叛河西以内客省使順州防禦使守靈州繼遷連歲攻之城守堅不能下繼遷擊破清遠軍而粮道絶救兵不至城乃陷遂没于賊贈鎮江軍節度使累贈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吴國公方其殁也詔録其子孫君以長子自四門助教拜太子右賛善大夫累官至少府監階朝奉大夫勲上柱國爵開國侯以老分司西京許居于京師某年某月某日以疾卒於家享年七十有六君為人

貲重寛易居父喪盡哀宗族稱其孝得父金帛悉分諸弟不有其一錢其為吏廉清不擾歷監藥密庫店宅務泗州糧料院宿州酒税知明州奉化興元南鄭二縣同判吏部南曹通判南京留守司知達絳解虢澤沂泗一作明六州皆有能政喜自晦黙如不能言予嘗問其解之鹽池君解析纎悉自前世功利因革損益條布如在目前寶元中嘗上書論茶鹽利害多所施行其聽獄訟敏決數得疑獄皆强吏所不能辨者及平居議法必以仁恕

爲本君初名德昌前娶康氏後娶趙氏封平原郡君有
賢行子男三人士倫士林大理寺丞士傑衛尉寺丞女
八人長適右侍禁張用之次適大理寺丞薛寅集賢校
理孫錫大理寺丞丁某殿中丞孫祖慶庫部員外郎張
承懿集賢校理王益柔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於河南
登封縣之某原其孤士傑來請銘以葬銘曰
裴始絳人於唐顯聞偉與文獻八世有孫守節蹈義厥
聲以振忍生而恥亦終以死死義之榮令名不已豈惟



令名報德之隆延延裴氏其賴無窮少府之賢寛恭信厚保身承家多其禄壽壽豐於躬禄及其嗣爰告後人俾知所自

文忠集卷二十九

文忠集卷三十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三十

墓誌四首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贈工部侍郎張公墓誌銘并序

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上柱國清河縣伯張公諱錫字貺之其先京兆長安人也其祖山甫從

唐僖宗入蜀留不返蜀遭王孟再亂絶于中國中國更五代天下為宋而蜀平張氏留蜀葢亦已五世矣始得去為漢陽人又二世而張氏遂以大顯公為人清方敏默為善不倦而喜自晦斂若不欲人知其遇人怡怡若無所不可及視其發施於事者其義有可畏其守有不可奪其能有不可及既已則若未嘗有所為者少喜讀書至其疾革猶不釋手自經史子集百家之説無不記覽通達而絶口不道於人故其一無此字晩始侍讀於中上

嘗歎曰自吾得張錫日益有所聞以飛白為博學二字
賜之曰錫老矣恨得之晚也公初舉進士中大中祥符
元年甲科試秘書省校書郎知南昌縣遷萍鄉令改著
作佐郎又知安遠縣徙知新州興學校以教新人新人
有進士自公始再遷太常博士監染院詔選能吏治畿縣
公以選知東明前為令者闔門重簾以壅隔廢治公至
則闢門去簾告其人曰吾所治者三而已强恃力富恃
貲刑恃贖者吾所先也其人以謂公言簡必信法簡必

嚴於是豪勢者屈而善弱者伸縣以大治工部侍郎李
及薦公材堪御史上曰李及清慎人未嘗妄有所舉此
可信也乃以為監察御史故相丁謂貶崖州至是議從
内地公疏言謂姦邪罔國罪當死無可憐且大臣竄逐
本與天下棄之今復内還是違天下意由是止徙道州
玉清昭應宮災坐火事劾當死者百餘人公疏言天災
可畏不可反以罪人而重天怒願益修德以塞譴人乃
獲免公於御史自監察歷殿中侍御史侍御史知雜事

於尚書為員外郎郎中累官至諫議大夫於外為荊湖北路京東河北轉運使江淮一作南字兩浙荊湖發運制置使利夔路安撫使知河中府滑州於三司為鹽鐵判官判句院歷鹽鐵度支戶部副使又嘗權知諫院判三班審官院太常寺國子監於侍從為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翰林侍讀學士雖其一作其雖自晦其所居人皆以為宜其在京東籍淄青齊濮濟鄆六州之人冒耕河壖地收租縉絹歲二十八萬而六州之民爭訟遂息其後

言利者請税天下橋渡以佐軍公建言津梁利人而反税之以為害卒爭罷之平居退讓未嘗肯為人先妖賊王則反貝州兵圍久不克而自河以北軍餉調發益急轉運使受命者以疾留不行公自滑州權河北轉運使命至即日馳城下軍須皆如其期其於取舍緩急常如此公居家有常法雖貴顯衣服飲食如少賤時事母至孝與族兄甚相友愛人以為同產一有平生所為文章有集十卷公以皇祐元年七月十日遇疾卒於京師享年六十有八上

聞震悼以白金三百兩賜其家特贈工部侍郎曾祖諱惟序不仕祖諱文翼復州録事參軍贈太子中舍父諱逈從贈右諫議大夫母南陽郡太君鄧氏自皇祖中舍君家於漢陽遂葬之至公始葬汝州之襄城某鄉某原一作彰孝鄉保豐原實五年閏七月十七日也公初娶程氏再娶孫氏封樂安郡君先公五十日而卒公子五人曰子駿子充子雲一作子溎下同子諒子真子真子充皆早卒於公之葬一作終也子駿子雲皆為大理評事子諒大理寺丞有

孫十人女三人長適虞部員外郎杜樞次早卒幼適大理寺丞王綷銘曰

自足乎其中不求乎其外斯惟公之善晦仁能勇於必為善有應而無遠故公晦其中顯難於自進以晚見嗟而壽胡不俾其遐嗚呼其柰何

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杜公墓誌銘

慶歷三年盜起京西掠商鄧均房叛兵燒光化軍逐守吏吏不能捕天子患之問宰相誰可任者宰相言度支

判官尚書虞部員外郎杜某名家子一有好字學通知古今宜可用乃以君爲京西轉運按察使居數月賊平叛兵誅死明年廣西歐希範誘白崖山蠻蒙趕襲破環州陷鎮寧帶溪普義有衆數千以攻桂管宰相又言前時杜某守橫州言蠻事可聽宜知蠻利害天子驛召君見便殿所對合意即除君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廣南西路轉運按察安撫等使君至宜州得州人吳香及獄囚歐世宏脫其械使入賊峒說其酋豪乘其怠急擊之破其

五峒斬首數百級復取環州因盡焚其山林積聚希範窮迫走茘波洞蒙趕率偽將相數十人以其衆降君與將佐謀曰夫蠻習險恃阻如捕猩猱而吾兵以苦暑難久是進退遲速皆不可為故常務捐厚利以招之蓋威不足以制則恩不能以懷此其所以數叛也今吾兵雖幸勝然蠻特敗而來耳豈真降者邪啖之以利後必復動乃慨然歎曰蠻知利而不知威久矣吾將先威而後信庶幾信可立也一無此字乃擊牛為酒大會環州戮其一作

之坐中者六百餘人而釋其尫病脅從與其非因敗而降者百餘人後三日兵破荔波擒希範至并戮而醢之以醢賜諸溪峒於是叛蠻無噍類而君威震南海言事者論君殺降為國失信於蠻貊天子置之不問詔書諭君賜以金帛君即上書引咎六年徙為兩浙轉運使築錢塘堤自官浦至沙陘以除海患明年又從河北轉運使召見奏事移刻天子益知其材賜金紫服以遣之是歲夏拜天章閣待制充環慶路兵馬都部署經畧安撫

使知慶州君言殺降臣也宜得罪將吏惟臣所使其勞未錄不敢先受命天子爲君悉錄將吏賞之乃受命自元昊稱臣聽誓而數犯約抄(一作撓)邊邊吏避生事縱不敢爭君始至其酋孟香率千餘人內附事聞詔君如約君言如約當還而孟香得罪夏人勢無還理遣之必反爲邊患議未決夏人以兵入界求孟香孟香散走自匿夏兵驅殺邊戶掠奪羊(一作牛)馬而求孟香益急朝議責君亟索而還之君言夏人違誓舉兵孟香不可與因移

檄夏人不償所掠則孟香不可得夏人不肯償所掠君
亦不與孟香夏人後亦不復敢動君治邊二歲有威愛
皇祐二年五月甲子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六天子震
悼贈卹其家以其子焰為一有守字秘書省校書郎君以蔭
補將作監主簿累官至尚書兵部員外郎階朝奉郎勲
護軍嘗以太子中舍知建陽縣除民無名租歲以萬計
閩俗貧嗇有老而生子者父兄多不舉曰是將分吾貲
君上書請立伍保俾民相察寘之法由是生子得免閩

人久之以君為德多以君姓氏名其子曰生汝者杜君也君諱杞字偉長世為金陵人其曽伯祖昌業仕江南李氏為江州節度使江南國滅杜氏北遷今為開封府開封人也曽祖諱某贈給事中祖諱鎬官至龍圖閣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父諱某贈尚書工部侍郎君初娶蔣氏封某縣君後娶徐氏封東海縣君女六人其二適人四尚幼子男一人焰也杜氏自君皇祖侍郎以博學為世儒宗故其子孫皆守儒學而多聞人君尤博覽强識

其為文章多論當世利害甚辯有文集十卷奏議集十二卷其居官以精敏明幹所至有聲君學問之餘兼喜陰陽數術之說常自推其數曰吾年四十六死矣其親戚朋友莫不聞其說至其歲果然嗚呼可為異矣所謂命着果有數耶其果可以自知耶皇祐六年某月日其兄駕部員外郎植與其孤堃君於某縣某鄉某原銘曰其敏以達其果以決其守不奪其摧不折其終一節茲謂不沒

尚書比部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故尚書比部員外郎陳君卜以至和二年正月某日塟於京兆府萬年縣洪固鄉神禾原其素所知秘書丞李詡與其孤安期謀將乞銘於廬陵歐陽修安期曰吾不敢詡曰我能得之乃相與具書幣遣君之客賈繹自長安走京師以請蓋君以至和元年五月某日卒於長安享年四十有六其仕未達而所爲未有大見於時也然詡節義可信之士以詡能observed君而君能知詡則君之爲

人可知也巳君諱漢卿字師黯世居閬中其先博州人因事偽蜀為縣令遂留家焉其曾叔祖省華官至諫議大夫生堯叟堯佐堯咨先後為將相而君自曾祖而下三世不顯曾祖諱省恭不仕祖諱堯封舉進士為虢縣主簿王均亂蜀詣闕上書獻破賊策不報遂退老於嵩山父諱淵亦舉進士官至大理寺丞與其兄漸所謂金龜子者皆以文學知名君生一歲而孤年十三與其母入蜀過鳳翔謁其府尹而吏少君不為之通君直入伏

庭下曰陳其請見因責尹慢士戒吏不謹尹慙笞吏以謝君君用叔祖尭咨蔭補將作監主簿累遷大理寺丞監沙苑監權知渭南縣民有兄弟爭田者吏常直其兄而弟訟不已君為往視其田辨其券書而以田與弟其兄謝曰我悔欲歸弟以田者數矣直懼笞而不敢耳弟曰我田故多然恥以不直訟兄令我直矣願以田與兄兄弟相持慟哭拜而去由是縣民有事多相持詣君得一言以決曲直又知登封縣縣有惡盜十人已謀未發而

尉方以事出君募少年選手力夜往捕獲之明日名尉

歸以賊與之曰得是可以論賞賞未及下而尉卒尉河

南儒者魏景山也老而且貧君為主其喪事買田宅于

汝州以活其妻子通判嘉州治田訟三十年不決者一

日決之秩滿嘉人詣轉運使乞留不得時文丞相守成

都薦其材而薦者十有五人通判河中府府有妖獄二

百餘人君方以公事之他州提點刑獄司疑獄有寃名

君還視之獨留其一人餘皆釋之累遷尚書虞部員外

郎天子享明堂推恩遂遷比部通判寧州決疑獄活一家五人君好學重氣節嘗有負其錢數千萬輒毀其劵棄之與人交久而益篤喜為歌詩至於射藝書法醫藥皆精妙尤好古書竒畫每傾貲購之嘗自為録藏于家其材能好尚皆可嘉也母曰仁壽縣太君王氏初娶王氏生一子安期也後娶又曰王氏銘曰

在蜀僞時處昏不迷惟陳最微蜀亡而東高明顯融莫如陳宗惟陳有聲自其高曾君世不興惟興與伏有俟

如畜其周必復實始自君昌其子孫考銘有文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中書令謚

文簡程公墓誌銘

嘉祐元年閏三月己丑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陳州諸軍事陳州刺史程公薨於位以聞詔輟視朝二日贈公中書令於是其孤嗣隆以狀上考功移於太常而博士起曰法宜謚乃謚曰文簡明年十月十八日葬公於河南伊闕之某鄉某原作一

神隂鄉張留里其孤又以請于太史而史臣修曰禮宜銘乃考次公之世族官封爵號卒葬時日與其始終之大節合而誌於其墓且銘之曰惟程氏遠有世序自重黎以來其後居中山者出於魏安鄉侯昱之後公諱琳字天球中山博野人也曾祖贈太師諱新曽祖妣吳國夫人齊氏祖贈太師中書令諱贊明祖妣秦國夫人吳氏考袁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令一有兼字尚書令兾國公諱元白妣晉國夫人楚氏公以大中祥符四年舉服勤辭學髙

第為泰寧軍節度掌書記（一作推官）改著作佐郎知壽陽縣秘書丞監左藏庫天禧中詔舉辭學履行召試直集賢院今天子即位遷太常博士三司户部判官是時契丹所遣使者數出不遜語生事而主者應對多失辭上患之已而契丹來賀即位乃選公為接伴使而契丹使者言太后當遣使通書公遽以禮折之乃已史官修真宗實録而起居注闕命公修大中祥符八年以後起居注遂修起居注遷祠部員外郎提舉在京諸司庫務以本

官知制誥同判吏部流内銓天聖五年館伴契丹賀乾元節使使者言中國使至契丹坐殿上位次高而契丹使來坐次下當陛語甚切不已而上與大臣皆以為小故不足爭將許之公以為許其小必啓其大力爭以為不可遂止河決滑州初議者言可塞役既作而後議者以為不可乃命公往視之公言可塞遂塞之歲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蜀人輕而喜亂公常先制於無事至其臨時如不用意而

畧其細治其大且甚者不過一二而蜀人安之自寮吏皆不能窺其所為正月俗放燈吏民夜會聚遨嬉盛天下公先戒吏為火備有失火者使隨救之勿白以動衆既而大宴五門城中火吏救之卒宴民皆不知蓋其他設施多類此軍士見監軍告其軍有變監軍入白公笑遣之惶恐不敢去公曰軍中動靜吾自知之茍有謀者不待告也可使告者來監軍去而告者卒不敢來公亦不問遂止蜀州妖人有自號李冰神子者署官屬吏卒

聚徒百餘人公命捕寘之法而譏之朝者言公妄殺人蜀人恐且亂矣上遣中貴人馳視之使者入其境居人行旅爭道公善使者問殺妖人事其父老皆曰殺一人可使蜀數十年無事使者問其故對曰前亂蜀者非有智謀豪傑之才乃里閭無賴小人爾惟不制其始遂至於亂也使者視蜀既無事又得父老語還白於是上益以公為能還給事中知開封府禁中大火延兩宮宦者治獄得縫人火斗已誣伏而下府令公具獄公立辨其

非禁中不得入乃命工圖火所經而後宮人多所居隘
其㕂竈近版壁歲久燥而焚曰此豈一日火哉乃建言
此殆天災也不宜以罪人上爲緩其獄故卒得無死者
公在府決事神速一歲中獄常空者四五遷工部侍郎
龍圖閣直學士守御史中丞是歲以翰林侍讀學士復
知開封府明年爲三司使治財賦知本末出入有節雖
一金不可一作敢妄取累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
參知政事司天言日食明年正旦宜移閏月以避之公

以謂天有所譴非移閏月可免惟修德政而已乃止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饒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而惡仲淹者復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一有一字出語及仲淹皆指為黨人公獨為上開說明其誣枉上意解而後已公為人剛決明敏多識故事議論慨然及知政事益奮勵無所回避宰相有所欲私輒以語折之至今人往往能道其語而小人僥倖多不得志遂共以事中之

坐貶光祿卿知潁州已而上思之徙知青州又徙大名
府居一歲閤遷戶部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政殿學
士北京建與宫者皇甫繼明爭治行宫事章交上上遣
一御史視其曲直御史直公遂罷繼明是時繼明方信
用其勢傾動中外自朝廷大臣莫不屈意下之而公被
中傷方起未復而獨與之爭雖小故不少假也故議者
以公所直為難而以能不為繼明屈為難也遷工部尚
書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慶歷六年拜武昌軍節

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判延州夏人以兵三萬臨界上前三日公諜知其來戒諸堡寨按兵閉壁虜至以為有備引去訖公去不復窺邊趙元昊死子諒祚立方幼三大將共治其國言事者謂可除其諸將皆以為節度使使各有其所部以分弱其勢可遂無西患事下公公以謂幸人之喪非所以示大信撫夷狄而諒祚雖幼君臣和三將無異志雖欲有為必無功而反生事不如因而撫之上以為然皇祐元

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自
元昊反河西而契丹亦犯約求地二邉兵興連歲不觧
而公方入與謀議更守西北二方尤知夷狄虛實情偽
山川要害所以行師制勝營陣出入之法於河北尤詳
其奏議頗多雖不能盡用其指畫規為之際有可喜也
再居大名前後十年威惠信於其人人為立生祠公自
罷政事益不妄與人合亦卒不復用既徙鎮安居三歲
上書曰臣雖老尚能為國守邉未報而得疾享年六十

有九公累階開府儀同三司勲上柱國開國廣平郡爵公食户七千四百而實封二千一百賜號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娶陳氏封衛國夫人子男四人曰嗣隆太常博士嗣弼殿中丞嗣恭太常博士嗣先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職方員外郎榮諲次適秘書丞韓縝次適都官員外郎晁仲約一作綽次適大理寺丞吴得次適將作監主簿王偁孫三人長曰伯孫次曰公孫皆太常寺太祝次曰昌孫守秘一作校書郎有文集奏議六十卷公平

生寡言笑慎於知人既已知之久而益篤喜飲酒引滿然人罕得其驩而與余尤相好也銘曰

君子之守志於不奪不學而剛有摧必折毅毅程公其剛不屈公在政事有謇其言直雖不容志豈不完謂公不顯公位將相豈無謀謨胡不以訪老于輔藩（一作藩輔）白首猶壯公雖在外邦國之光奄其不存士夫曷望吉卜之從兆此新岡惟其休聲逾（一作愈）遠靡長

文忠集卷三十

文忠集卷三十一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三十一

墓誌五首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

故太子太師致仕祁國公贈司徒兼侍中杜公諱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也其先本出於堯之後歷三代常為諸侯後徙其封於杜而子孫散適他國者以杜為氏自

杜赫為秦將軍後三世御史大夫周及其子建平侯延年仍顯於漢又九世當陽侯預顯於晉又十有四世岐國公佑顯於唐又九世而至于祁公其為家有法其吉凶祭祀齋戒日時幣祝從事一用其家書自唐滅士喪其舊禮而一切苟簡獨杜氏守其家法不遷於世俗蓋自春秋諸侯之子孫歷秦漢千有餘歲得不絕其世譜而唐之盛時公卿家法存於今者惟杜氏自曾高以來以恭儉孝謹稱鄉里至公為人尤潔廉自尅一作刻其為

大臣事其上以不欺為忠推於人以行已取信故其動靜纖悉謹而有法至考其大節偉如也一作至考其始終之大節雖古君子有不能及也其立於朝廷天下國家以為重退而老也久而天子益思之公享年八十官至尚書左丞方其六十有九歲且盡即上書告老明年以太子少師致仕累遷太子太保太傅太師封祁國公於其家天子祀明堂遣使者名公倍祀將有所問以疾不至而歲時存問勞賜不絕公少舉進士高第為揚州觀察推官知平遥縣通判晉州知乾州遷河東京西路

提點刑獄知揚州河東陜西路轉運使入為三司户部副使拜天章閣待制知荆南府未行以為河北路都轉運使遂知天雄軍名為御史中丞判流内銓知審官院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徙知并州遷龍圖閣學士復知永興軍權知開封府康定元年以刑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即拜副使慶歷三年遷吏部侍郎樞密使明年以本官同中門下平章事公治吏事如其為人其聽訟獄雖明敏而審覈愈精故屢决疑獄人以為神其簿書

出納推析毫髮終日無倦色至為條目必使吏不得為
姦而已及其施於民者則簡而易行始居平遥嘗以吏
事適他州而縣民爭訟者皆不肯決以待公歸知乾州
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公權知鳳翔府二邦之民
爭於界上一曰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
有焉夏人初叛命天下苦於兵而自陜以西尤甚吏緣
侵漁調發督迫至民破産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
於是時公在永興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

勞爾乃為之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一作得次第輸送由是物不踊貴車牛芻秣宿食來往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十六七至於繕治城郭罷械民皆不知開封治京師常撓於權要有干其法而能不為之屈者世皆以為難至公能使權要不敢有所干凡其為治以聽斷盜訟為能否爾獨公始有餘力省其民事如治他州而畿赤諸縣之民皆被其惠開封比比出能吏而兼於民政者惟公一人

吏部審官主天下吏員而居職者類以不久遷去故吏得為姦公始視銓事一日選者三人爭某闕公以問吏吏受丙賕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遂一作乃授他闕居數日吏教丙訟甲負其事不當得公悟召乙問之乙謝曰業已得他闕不願爭公不得已與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因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明日勑諸吏無得升堂使坐曹聽行文書而已由是吏不得與銓事與奪一出於公居月餘翕然

聲動京師其在審官有以賄求官者吏謝不受曰我公有賢名不久見用去矣姑少待之慶歷之初上厭西兵之久出而民獘亟用令丞相富公樞密韓公及范文正公而三人者遂欲盡革衆事以修紀綱而小人權倖皆不悦獨公與相佐佑而公尤抑絶僥倖凡內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至慚恨涕泣而去上嘗謂諫官歐陽修曰外人知杜某封還內降耶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某不可

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及杜
甚皆不知也然公與三人者卒皆以此罷去公多知本
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雖韓公
亦以為可舉公爭以為不可大臣至有欲以沮軍罪公
者然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甕族大戰黃河
外而雁門麟府皆警范文正公安撫河東欲以兵從公
以為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范公怒至以語侵公公
不為恨後契丹卒不來二公皆世俗指公與為朋黨者

其論議之際蓋如此及三人者將罷去公獨以爲不可遂一作故亦罷以尚書左丞知兖州歲餘乃致仕公自布衣至爲相衣服飲食無所加雖妻子亦有常節家故饒財諸父分産公以所得悉與昆弟之貧者俸禄所入分給宗族賙人急難至其歸老無屋以居寓於南京驛舍者久之自少好學工書畫喜爲詩讀書雖老不倦推奬後進令世知名士多出其門居家見賓客不問時事聞有善喜若已出至有所不可憂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

任其責者凡公所以終身行之者有能履其一君子以
為人之所難而公自謂不足以名後世遺戒子孫無得
紀述嗚呼豈所謂任重道遠而為善惟日（一無此字）不足者
歟曾祖太子少保（一作師）諱某贈太師祖鴻臚卿諱叔詹
追封吴國公父尚書度支員外郎諱遂良追封韓國公
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娶相里氏封晉國夫人子
男曰詵大理評事訢太常博士訥將作監主簿詒秘書
省正字三子早卒女長適集賢校理蘇舜欽次適秘閣

校理李綖次適畢州團練推官張遵道公以嘉祐二年二月五日卒于家其子訢以其年十月十八日塟公於應天府宋城縣之仁孝原銘曰

翼翼祁公率履自躬一其初終惟德之恭公在于位士知貪廉退老於家四方之瞻豈惟士夫天子曰咨爾曲爾直繩之墨之正爾方圓有矩有規人莫之踰公無爾欺予左予右惟公是毗公雖告休受寵不巳宫臣國公即命于第奕奕明堂萬邦從祀豈無臣工爲余執法何

以名之惟公耆德公不能來予其往錫君子愷悌民之
父母公雖百齡人以為少不俾黄耉喪余元老寵禄之
隆則有止期惟其不巳既去而思銘昭于遠萬世之詒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洙師魯俱有名於當世
其論議文章博學强記皆有以過人而師魯好辯果於
有為子漸為人剛簡不矜飾能自晦藏與人居久而莫
知至其一有所發則人必驚伏其視世事若不干其意

已而推其情偽計其成敗後多如其言其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篤自天聖明道之間予與其兄弟交其得於子漸者如此其曾祖諱誼贈光禄少卿祖諱文化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諱仲宣官至虞部員外郎贈工部郎中子漸初以祖廕補三班借職稍遷左班殿直天聖八年舉進士及第為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二縣簽署孟州判官事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州知懷州以慶歷五年三月十四日

卒於官趙元昊冦邊圍定川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君遺懷敏書曰賊舉其一無此字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也宜駐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其言遂以敗死劉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聞一作徇坐專殺降知密州君上書為渙論直得復知滄州范文正公常薦君才可以居舘閣召試不用遂知懷州至朞月大治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與

今觀文殿學士富公武康軍節度使韓公欲更置天下事而權倖小人不便三公皆罷去而師魯與時賢士多被誣枉得罪君歎息憂悲發憤以一無此字謂生可厭而死可樂也往往被酒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恠之已而以疾卒享年五十至和元年十有二月十三日其子材葬君于一作於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龍一作龕澗里其平生所為文章六十篇皆行於世子男四人曰材植機桴嗚呼師魯常勞其智於事物而卒蹈憂患以窮死若子漸者

曠然不有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然其壽考亦以不長豈其所謂短長得失者皆非此之謂歟其所以然者不可得而知歟銘曰

有韞於中不以施一憤樂死其如歸豈其志之將息不然世果可嫉其如斯

太子中舍梅君墓誌銘

故太子中舍致仕梅君諱讓字彥讓世為宣城人常以文學仕進君獨不肯仕其弟詢勉之君曰士之仕也進

而取榮禄易欲行其志而無媿於心者難吾豈不欲仕哉居其一無此字官不得行其志食其一無此字禄而有媿於其心者吾不為也今吾居父母之邦事長老以恭接朋友以信守吾墳墓安吾里閭以老死而無恨此吾志也其弟後貴顯必欲官之君堅不肯乃奏任君大理評事致仕於家有子六人曰堯臣曰正臣曰彦臣曰禹臣曰純臣其一早卒其三子皆仕宦而堯臣有名當世今為國子博士累以郊祀恩進君為太子中舍君既老堯臣來

歸朱服參筋侍君旁鄉人不榮其子而榮其父堯臣等皆以君年高願留養君不許曰此非吾意也顧其二子曰勉爾朝夕以輔吾老顧其三子曰勉爾名譽以為吾榮居若養吾體仕者養吾志可也君享年九十有一（一作二）康彊無恙以皇祐元年正月朔卒於家其子堯臣泣請於其友廬陵歐陽修曰堯臣不肖仕不顯而無聞不足以成吾先人之志退託文字以銘後世又不敢以自私予乃為之（一本上四字作予其為吾銘之文忠集）銘曰

中壽以隆福有終銘無窮耀幽宮志之充樂也一作乎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并序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居數歲提君之孤子欿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於其父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其父太子太師以告於予予為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所以屈伸得失以深誚世之君子當為國家樂育賢材者一有惜字且悲君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某日葬君於潤

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號泣於其父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於是杜公及君之子泌皆以書來乞銘以塋君諱舜欽字子美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一有府字）為開封人自君之祖諱易簡以文章有名太宗時承旨翰林為學士參知政事官至禮部侍郎父諱耆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賢院君少以父蔭補太廟齋郎調滎陽尉非所好也已而鎖其廳去舉進士中第改光祿寺主簿知蒙城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

事監在京樓店務君狀貌奇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為文章所至皆有善政官于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賢校理自元昊反兵出無功而天下殆（一作怠）於久安尤（一作而）困兵事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欲盡革衆弊以紓民於是時范文正公與今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顧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壻也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祠神

奏用市故紙錢會客爲自盜除名君名重天下所會客皆一時賢俊悉坐貶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其後三四大臣一有相字繼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爲君攜妻子居蘇州買木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悶於歌詩至其所激往往驚絶又喜行狎一作草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爲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揖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其居而不能捨以去也居

數年復一作一年後得湖州長史慶歷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於蘇州享年四十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泌將作監主簿次曰液曰激二女長適前進士陳紘次尚幼初君得罪時以奏用錢爲盜無敢辯其寃者自君卒後天子感悟凡所被逐之人復名用一有今字皆顯列於朝而至今無復爲君言者宜其欲求伸於地下也宜予述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旣又長言以爲之辭庶幾并寫予之所以哀君者其辭曰

謂為無力兮孰擊而去之謂為有力兮胡不反子之歸豈彼能兮一作而此不為善百礜而不進兮一毀終世以顛擠荒孰問兮杳難知嗟子之中兮有韞而無施文章發輝兮星日光輝雖冥冥以掩恨兮不一作宜昭昭其永垂

翰林侍讀侍講學士王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洙字原叔其生始能言已知為詩指物一有輒字能賦既長學問自六經史記百氏之書至於圖緯陰陽五行

律呂星官筭法訓故字音一本上四字作方言訓詁篆隸八分無所不學
學必通達如其專家其語言初如不出諸口已而辯別
條理發其精微聽者忘倦決疑請益人人必得其所欲
故自其少也一時名臣賢士皆稱慕之其名聲著天下
初舉進士為廬州舒城尉坐事免官歸居南京故相臨
淄晏公為留守奇其文章待以客禮久之復調賀州富
川主簿未行臨淄公薦其才留居應天府學教諸生曾
一無此字詔舉經術士為學官京東轉運使舉公應詔召為

國子監直講遷大理評事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天章閣侍講直龍圖閣同判太常寺慶歷中小人有不便大臣執政者欲排去之未知所發而杜丞相子壻蘇舜欽為集賢校理負時名所與交遊皆當世賢豪巳而舜欽坐監進奏院祠神會客為御史所彈公以一作預坐客貶知濠州徙知襄徐亳三州范文正公富丞相皆言王某學問經術多識故事宜在朝廷復名為檢討同判太常寺侍講充史館修撰拜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内銓至和

元年九月為翰林學士三年以親嫌改侍讀學士兼侍講學士嘉祐二年九月甲戌朔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一累官至尚書吏部郎中階朝散大夫勳輕車都尉爵開國伯食邑五百戶公為人寬厚樂易孝於宗族信於朋友諸孤不能自立者皆為之嫁娶始舉進士時與郭稹同保人有告稹冒（一有祖字）母禫者法當連坐主司召公問果保稹否不然可易也公言保之不可易也於是與稹俱罷公以文儒進用能因其所學為上開陳其言緩而

不迫天子常喜其說意有所欲必以問之無不能對嘗以塗金龍水箋爲飛白詞林二字以寵之至於朝廷他有司前言故實皆就以考正既領太常吉凶禮典撰定尤多嘗脩集韻校定史記前後漢書編國朝會要鄉兵制度祖宗故事三朝經武聖畧皇祐中大享明堂翰林侍讀學士宋祁言明堂禮廢久必得通知今古之學者詔公共草其儀禮成撰大享明堂記又詔脩雅樂晚喜隸書尤有古法著易傳十篇（一無此五字）其他（一作所爲）文章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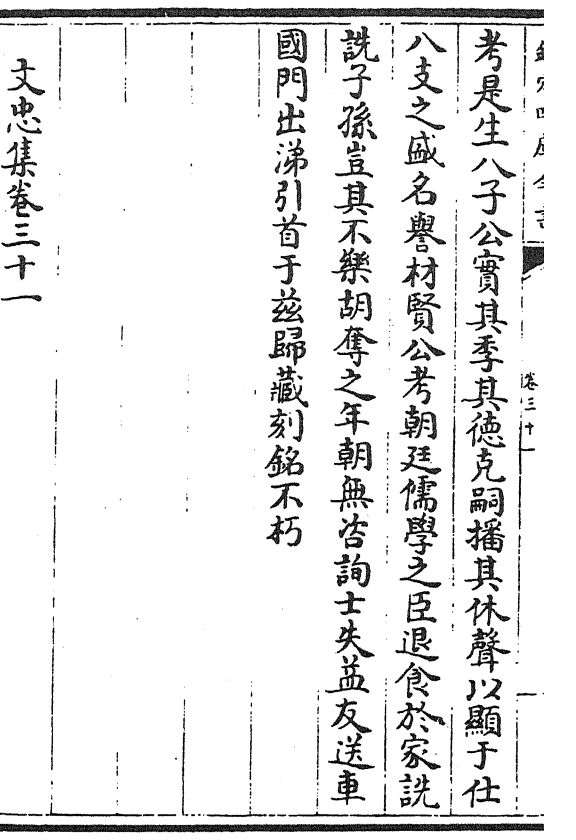
有餘篇其施於為政敏而有方襄州中盧戍兵驕前為守者患之不能制公至因事名之悉集於庭告曰某時為其事者非其人耶取其一二人（一無此字）寘於法餘悉不問（一有由是二字）兵始知懼是時妖賊反貝州縣無遠近皆警動佐吏勸公毋給州卒教習者真兵公笑曰是欲防亂乎此所以使人不安也在徐州遭歲大飢免民舟筭緡使得糴旁郡而（一有多字）出公私米粟賑民所活尤多（一作甚衆）有司上其最（一有為京東第一五字）降詔書褒美（一作獎諭）其在朝廷

多所論議遇人恂恂惟謹及既歿而考其言皆當世要一作大務公知制誥夏竦卒天子以東宮舊恩賜謚文獻公曰此僖祖皇帝謚也封還其目不爲草辭因曰前有司謚王溥爲文獻章得象爲文憲字雖異而音同皆當改於是太常更謚竦文莊而溥得象皆易謚又嘗論宗戚近幸冒法干恩澤以亂刑賞又言天下民田稅不均而姦民逃亡有司失其常稅請用郭諮孫琳千步開方爲均田法頒之州縣使因民訟稍稍均之可不擾而有

司得復其常數近時選諫官御史有執政之臣嘗薦舉者皆以嫌不用公以謂士飭身勵行而大臣薦賢以報國以嫌廢（一作置）之是疑大臣而廢賢材不可及論河功邊食皆可施行方公病時八月開邇英閣侍臣並進講讀而公獨病（一作不在）天子思之遣使者問公疾少間否能起而為予講耶既而公病篤以卒天子震悼賻䘏加等贈給事中特賜謚曰文節以其年十月辛酉葬于應天府虞（一作宋）城縣之孟諸鄉土山原公應天宋城人也曾

祖諱厚祖諱化贈太傅父諱礪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公初娶董氏再娶胡氏皆先公卒又娶齊氏封高陽縣君子男五人長曰叟臣早卒次曰力臣太常寺太祝次欽臣秘書省正字次陟臣將作監主簿次曾臣其官一無二字一女適太常博士陳安道銘曰

惟王氏之先遠自三代下迄戰國商周齊魏其後之人皆以王為氏故其為姓尤多於後世而太原之王出周王子公世可考實太原人後家于宋遂以蕃延惟其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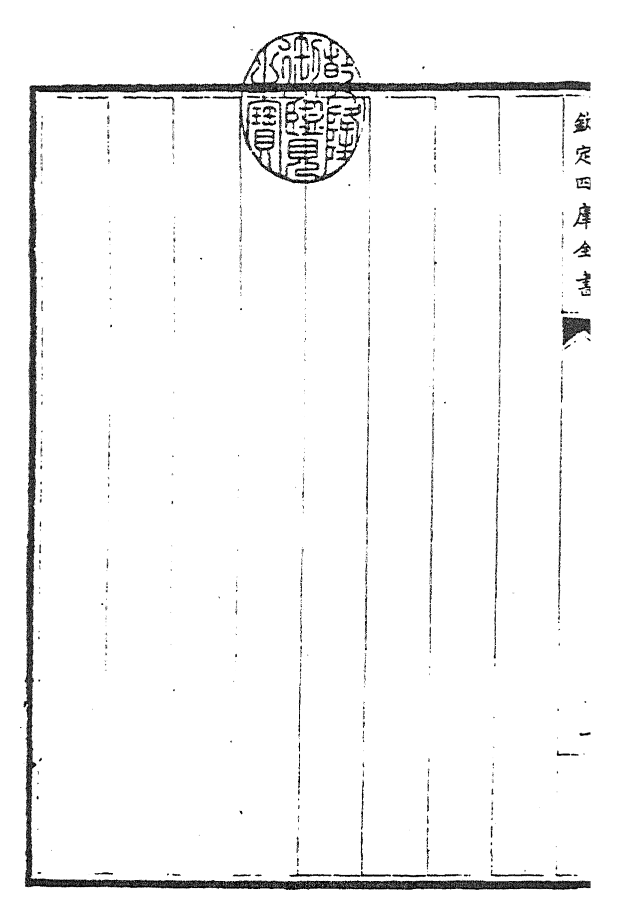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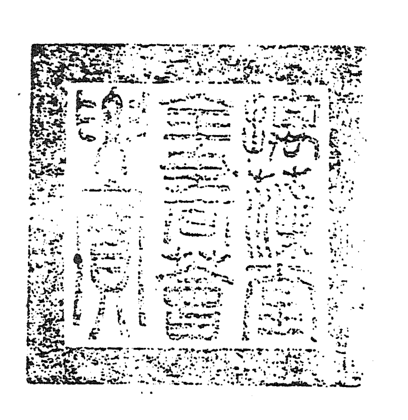
考是生八子公實其季其德克嗣播其休聲以顯于仕八支之盛名譽材賢公考朝廷儒學之臣退食於家詵詵子孫豈其不樂胡奪之年朝無咨詢士失益友送車國門出涕引首于茲歸藏刻銘不朽

文忠集卷三十一

謹案卷三十第十二頁前二行天禧中刊本禧訛

僖據宋史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録監生臣蔣維堅